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七八五號

據

清·呂懋先等修，帥方蔚等纂
清同治十年刊本

影印

江 西 省

奉新縣志

(四)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奉新縣志卷四

建置志一

城垣

官署

防汛

秩祀附儀

祠廟

寺觀

夫辨厥方位禮崇經國之謨相其陰陽詩美乃疆之績規模畧定制作長垂建置之猷備哉粲已奉新析海昏爲邑中經遷徙舊構多湮好古之儒所爲掩卷太息也

聖朝興章大備經典咸宜

皇上宵旰勤民孜孜無已凡城垣官廨防汛津梁水利之屬其有廢壞須修營者大吏以聞無不報可至於釐正祀典禮文黼然廟廷矣焉觀宇穆若炳炳乎丕天之律矣昔吳越秦魏絕地書者記城牆三輔黃圖洛陽伽藍記並詳宮觀

漢書溝洫志備載河渠今蒞自立縣之初首紀城垣次述
官廨防汎秩祀祠廟寺觀及津梁水利之可紀者畧具斯
篇爲建置篇云

城垣

縣治漢靈帝中平時立於新興鄉磐山之北唐神龍二年
縣丞高良弼徙於馮川之北舊無城長慶三年縣令劉正
一築土城周五里建南北二門歲久圯明成化二十二年
知縣鄧誠命隣近富民蓋造五門徐南暘造東門在迎恩
坊今之老東門是也梁公賢造西門在西北天津橋徐君
彥造南門在學舍右周雲龍造北門在蓮山左僧覺智造

建昌門在寶雲寺右正德五年華林寇起七年副使吳一貫督師至同知縣鄒緄重築南盡河岸皆以磚壘北抵山麓東西廣益倍之皆以土築覆以椽瓦立四門置廂樓周迴鑿池以限衝突嘉靖元年水漲城傾知縣朱雲鳳修復後五十餘年城復傾圯隆慶五年知縣陳雋詳請修築道院委員勘量原城周迴八百八十二丈五尺動道府縣紙贖銀二百九十九兩七錢八分隨集在城義民徐六七廖八十陳坎三甘信六等領銀分築至萬厯元年九月工竣謝廷傑儒學水城記奉新隸南昌郡在省治西距百餘里曩時城厚且完數十年漸就頽毀往邑侯至皆以當國家承平時可恃無警莫任修葺逮長樂陳侯來治茲邑則喟然太息曰噫殆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周禮有掌

固之職凡以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也今堂堂一大縣不知爲城守計吾弗知所終已遂議出羨餘經理之於是縉紳之士嘖嘖言其弗便於學先是學宮之前峙以高城中外隔絕凡山川之奇皆爲其所蔽是時以科第起家樹聲廟堂者雖不乏人然僅僅焉不多見耳城頽之後遂相繼接踵而出若山川之靈使然侯乃量工命日分財用平板幹未浹數旬悉繕完之於學宮之前則拓其舊跡延袤以迄於川據水爲阻釐以存自外視則壁立數仞鬼然一城自內視則川原形勝一覽都盡無復曩時之隔絕也於是士皆樂之矣其願涵泳於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者不知幾千百人也嗚呼可謂知大計哉亦可謂善通變哉吾聞侯之宰是邑也利者興弊者革偃者起困者甦民曰便矣而是舉也士又便之乃爭自淬礪以爲百姓倡將見爲屏翰爲干城而孝弟忠信之俗成小民親其上死其長茲邑行且爲保障矣侯之澤其有窮哉昔人謂大儒善調一天下必得百里之地而後見其功今侯當一面之寄所建立乃如是則他日秉鈞持衡卽調一天下無難矣中丞徐公嘗稱侯弭盜可方龔遂造刑可方文翁以今觀之信然時博士弟子具述其由以禮與幣來請予記其事且以先大父文莊公嘗記其修學而是舉也亦將勒石於學

以志侯績
於不朽云

萬厯九年知縣朱南英詳請加甃嶺北道憲副
前奉新令金應徵議以南豐羨銀九千餘兩轉給本縣兵
備僉事石漢贊成之遂築磚城東門計一百七十堞南門
計三百堞西門計五百堞北門計二百一十七堞共一千
一百八十七堞八閱月工竣顏其門東曰賓陽西曰齊霞
南曰迎薰北曰拱辰南門左右開水門迤東南復開馮田
門邑冢宰蔡國珍記萬厯二十二年知縣馮挺移西南水
門於學宮之前拓水城地以環之額曰遊聖門今東南西
北暨右水門如故馮田門塞於萬厯三十年左水門塞於
萬厯四十七年俱廢崇禎十三年四郊多警知縣李允佐

請增高城堞巡撫解學龍題允將本邑當年里長經催免
其充役里長一名納銀十二兩經催一名納銀八兩陶磚
增壘稱雄壁焉

國朝康熙二年城復圯知縣黃虞再詳請修砌總督張朝璘
捐銀五百兩米二百石巡撫董衛國捐銀四百兩米二百
石本府知府葉舟捐銀五百兩黃自捐銀六百二十兩米

三百石邑紳民捐助有差凡七閱月始竣

黃虞再老東門
記今東門外二

百步許有廢基巍然猶存詢之蓋舊東門也因富陽水沿
北城東流又沿東門城南流浸爲城害故稍內徙以避之
門屬於垣舊者隨以在外而廢焉予觀水脈由此會歸焉
川環繞有益風氣但城既內徙而水則殺而漫直而疾不
復蜿蜒之態何有曲折之奇或非作者初心矣予就而肯
其基豎文昌閣於上以迎巽氣且用關鎖水脈云復堤焉

護而收之似覺曲折有勢非復殺而漫直而疾矣不惟此也臺閣外峙屹然屏障設伏守險以備捍禦守土者意固如是乎若徒徂地理之說而故爲不經之役又非予之所敢出也嗣後遇有坍塌十二鄉

里民分任修砌三十八年邑人洪奉銘等呈控列憲批飭城垣倒壞印官捐修豎立碑石雍正四年知縣王藩捐修三十餘丈六年知縣董希睿捐修四十餘丈十年城傾十丈東門城臺城樓俱圯知縣趙知希詳請捐修自十二年十三年及乾隆元年每年繕修計費養廉銀三百四十四兩零而東南壯觀矣其外城高一丈六尺內城高一丈東門至北門長一百二十九丈北門至西門長二百六十二丈五尺西門至水門長一百丈五尺水門至南門長一百

三十丈南門至東門長二百六十丈五尺共計八百八十二丈五尺乾隆二十七年職貢嚴遇洪呈請獨力捐修用銀二千一百六十五兩零奉

旨議敘以州同本職雙月選用嘉慶二十五年知縣鄒山立勸捐

重修各城門樓又捐廉重修游聖門青雲樓自爲記

邑紳趙敬

襄宋鳴琦皆有文紀其事不備錄

各鄉捐修南城垣八十餘丈東門城樓

廖崇道裔捐貲重修西門城樓徐樹榕捐貲重修北門城

樓甘養拙裔趙壽卿裔捐貲合修南門城樓鄧仁孫裔捐

貲重修

鄒山立重修青雲樓記奉新名縣也人物之盛山川之秀甲於他邑者不勝書好義之事亦難更僕

數卽城垣樓堞稽之舊志出於邑前哲之營繕者往往不乏其人奈歲久多傾圯慮無以固防禦肅觀瞻也爰不避

勞瘁逐一勸捐幸大夫君子皆有同心重修城樓南則有鄧氏眾姓東則廖祠北則甘趙二族西則徐生樹垣共起而肩任之不期歲四樓巍然以新此外城垣則闔邑輸金可以集事惟學門青雲樓廢壞已甚先是乾隆四年間有邑人彭君仕捐修今其後裔弗克繼志有志者又未便過問予曰是有司之責也庸可緩乎於是捐廉重修擇日興工又因簿書缺掌爲倩邑紳士鄧翹齡鄧兆椿鄧敏修代爲經營肇始於嘉慶二十五年十月告成於道光元年三月事半功倍頗稱盡善額以青雲千呂卽其舊而稍易之也登斯樓也內拱

聖

人之居外攬雙橋之勝則有心曠神怡低徊而不忍去焉者至於今昔原委暨樂助工費另有碑刻茲不具載

按廖徐等姓重修各城樓卽二十五年事舊志誤作道光二年今併入

道光二十二年因湖北有警城垣坍塌甚多知縣吳憲文與在城紳富謀爲防守計共捐錢貳千串有奇一律修葺咸豐間兩次被寇城垣復多損壞門樓亦均折毀同治三

年知縣保齡擇壤甚者捐廉葺之東南北三城樓仍歸原
修後裔重修七年署縣事徐廷琛勸諭法城鄉職員劉錦
章捐錢叁百串修補完固

城濠今古蹟尙存濠外臨馮水乾隆辛卯年知縣尹德嘉
倡修城中舊有礮臺八座乾隆年間拆廢

府志按省志載萬厯間知縣胡東陽李呈芳周道昌崇禎
時知縣據伯崑均有修城事舊志同考胡東陽諸人俱係
武甯知縣有秩官表可據蓋省志誤入奉新舊志復沿省
志之誤耳

附

培修會此會以形家言需培補縣龍來脉道光十六年邑
紳甘紹烈宋九勲宋濤鄧敏修宋傳薪廖大鏞余敬魏屏

翰廖彩雲趙養謙等公同稟請勸輸樂助若干是冬除工
築費用外所餘之貲置買木牌樓下店屋二間一坐東向
西左與宋季玉連業右與張愛和堂連業一座西向東左
與胡姓合榻公牆連業右與趙清澄連業其文契簿據失
於兵燹後之經理者其知所辨焉

官署

縣署始於唐神龍二年新吳丞高良弼建於馮水之北

宋嘉祐八年縣令丁餗修飾顏堂曰希必餗自爲記政和

中縣令上官允若創譙樓嘉定間縣令張國均重建趙彥

章記并建華豐樓於治右奉議郎桂如箴記

丁餗希必堂記奉新令廳

之北有堂三楹兩輔扶翼四牖周列前架飛梁後穴盆池
間以花草植於其間以爲公餘休息之所向之宰是邑者
遭而不名予之來也榜曰希必意調子賤之爲單父而人
不忍欺是可希也或詰之曰古之爲邑政澤及於民而過
於必者多矣何獨此云哉曰必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故下不忍有所欺於上非強明峻責所能致用至誠
以臨人人感至誠而化之以自致者也孟子曰行不忍人
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况單父也哉使必得而進用其
所致未易知也嗚呼必之爲治亦至矣道著乎已充乎民
仲尼稱之爲君子用是自勉庶幾有所存爾豈敢以貽來

者乎然有與我同志者升是堂思以誠而臨諸民必不廢
斯言趙彥章譙樓記重門擊柝肇自古初外建臯門實
重侯國夫門之制尚矣奉新縣門南向自唐神龍遷縣以
來未之有改也按續題名記政和中縣令上官允若始創
樓又三十年巷陌易嚮寢失舊規相傳於士人進取不利
自此更五六十載間進士登科題名僅三四而鄉大夫賢
能之書或比歲一獻開禧丁卯會主簿趙希義主學邑人
士相率以告乃爲請葉令君笥撤舊屋視嚮一新之衆志
翕然費不約而集工未輟葉代去陳令君堯仁踵其成終
弗克備庚午秋尚書簡肅南城張公之孫國均字維之始
至卽病之顛力未遑也乃先修學校崇教事雖廩餼膳爨
之未無不備飭明年俗益康政益暇乃率僚佐進諸生少
長於學舉鄉飲酒禮遠近來觀者莫不興起又明年君報
最將及瓜邑內長幼狀其治行詣府乞留者數百人一日
諭於眾曰縣樓更造旣再竟成道旁之築今索然層屋而
已耳如人形體畧具而精神弗隨其何以聳民之視聽壯
吾邑之形勢哉乃命日量工而落成之翼張翬飛洞開雙
扉振陳拔卑爲高爲新煒然丹青光輝燭人誠百里之雄
觀焉於是拔解者四人半在郭郭待補太學者又五十人
嗚呼豈君垂意作成天固相之誠若所謂興作之會契於

陰陽之運土木之功應於福澤之數者歟時創樓之士咸以記請君曰此非某之功前人之功也然某得承乏茲邑值時和歲豐上官仁賢寬其程督得與諸君相從事否則肘一掣書雖欲善得乎此又非前人之功上人之功也士若民喜曰此令君所以爲功也使來俾彥章記嘗聞之全義縣不利塞北門百有餘年盧遵爲令復之而邑人便焉河東柳子厚記其事以爲賢莫大於成功若是而不列始非孔子徒也嗚呼君之功有遜於全義者乎自是推之由小以驗其大其惠利斯世庸有旣乎若述令辭以聲美績當有大筆若子厚者書之非彥章所敢云也桂如篴華豐樓記天地至和之氣繁於人心之微散於萬物之表雖無形以名有形以應故以和召和則嘘爲祥風蒸爲甘雨孕爲華黍薰爲豐年斯人之情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華豐樓所由作也新吳跨馮水以畫疆而治於其北氣象平衍面勢宏博北趨江淮南湊荆越道路四達商賈會通井邑繁盛民生殷阜號爲江西望縣然官有椎酤而市無酒樓不足以導斯民懽忻怡愉之情邦人數有請莫克建立盱江張令尹以嘉定庚午八月來宰是邑本之以慈祥樂易而行之以勤果練密蘇醒潰疣灌垢剔蠹百里之民自相安於無事一年大熟二年又熟三年如始至之年

租賦不督自辨耕夫饁婦扶老攜幼閒行於桑疇麥隴之外邑之士大夫耆老合詞請曰人之情久鬱而忽暢則舒久抑而忽快則喜吾邦厄於旱蝗幾年於茲自公之來歲乃屢豐盍思有以遂其情令曰登春臺者不期適而適遊醉鄉者不期樂而樂諸君其有意乎於是鳩工掄材因農隙以役民規於縣治之右其崇三十尺廣五十有八尺而深減廣之半中爲閣以延高陽之徒後爲便室以增壯麗之勢塗葺於壬申九月輟手於癸酉年正月樓成未名令曰是樓之設非以縱民之飲將以快民之欲也非以罔民之利將以迪民之和也人之喜莫喜於時和歲豐昔人嘗取其義以名詩今我揭其字以名樓何不可耶羣然曰甚盛甚休乃復走書白其兄西昌丞君曰邑之令於兄有舊今又同寮幸及此意爲我記之僕辭以不文不獲因綴其實以紀歲月夫由古以來莫不以作邑爲難而爲政之道亦不無先後次第今能從容不迫易其所難無一毫促急之政以感召和氣非材具不凡者能之乎迨撫字策勲又不忘所以納民於縱快酣適之地以爲新吳山川無窮之壯觀可謂知所先後矣然則登斯樓也醉春風於四時詠華黍之遺意功將誰歸邑民嘗狀其政以借留又嘗載歌詩以序鄉飲不繫於建樓本末故不書令名國均尚書簡